

# 闲暇笔耕花

刘志斌

像一面黄金的丝绸,在和煦的春阳中流动。像一个清婉的少女,在烟雨蒙蒙的田园山野歌行。惊蛰刚过,两回春风,三场春雨,平时沉默寡言的油菜就像开会似的,突然漫山遍野地璀璨起来,金波荡漾。

全开的,是四瓣金叶铸成的托盘。半开的,握着黄金小酒杯。刚探出头的,像饱满的小米粒,鹅黄里抽金,还跳啊跳的。我从它们身上,看到了多情的春天孕育着的火热夏天。

成群成片的油菜花,在田野,在山岗,在山腰的飘渺处,层层叠叠,排兵布阵。仿佛春天的牛角即将吹响,皇家的战鼓就要擂响。金色的油菜花海,清秀柔美中又不乏雄浑壮阔。

从下往上看,墨绿嫩绿金黄,层次分明,色彩界限鲜明,就像一幅浓墨重彩的立体画。由近到远,高高低低,参差错落,又如飘落的金碧辉煌的山水华章,华章里回荡着恢宏壮丽的交响乐。油菜真不枉一季花开。

有鸟儿从田野上空掠过,丢下几句谁也无法破译的季节密码。有鸟儿钻进清淡甜腻的花香里,就像入海的潜艇,瞬间无影无踪。愉悦的蜜蜂,用清亮的薄翼播洒金色的花粉,似乎在放飞童年的梦幻。阳光的金枝与油菜此起彼伏的花朵互相呼应、拥抱、亲吻,在春风里造出温柔的海洋掀起诗的浪潮。风过处,似有无数金色的小酒杯在玳瑁作响。琳琅满目,赏心悦目。

坐在田埂上,油菜花的色,油菜花的形,油菜花的香,汹涌澎湃奔涌而至。我沦陷在花海里,花海卧在田野的臂弯中,田野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我的遐想就像一尾小鱼儿,在天人合一色彩斑斓的画卷里灵动。

在一个微风拂面、凉雨沾身的下午。友人微信问:在哪?我回复:在挖土种草。友人说:下雨呢!我笑着回复:我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呢。半晌,友人回我:你是陶渊明玩穿越吧?接着,又送来十个字:忙时田园曲,闲暇笔耕花。我虔诚地在微信上回友人十枝玫瑰。咱乡里人,逢事图个十全十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高洁傲岸飘离红尘的五柳先生一直让我敬仰。但我只是一个凡人,怎能达到此等境界呢?或许,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父母给我的身体烙上了一枚田野的印章,才让我的山居生活活跃着些许田园气息。

我喜欢看冒着热气的新翻的紫红的泥土。我觉得一锄一锄翻出的紫红

泥土,是一页一页打开的泥土的史诗。我有时会蹲下身子,仔细观看从泥土里渗出的丝丝水流。我觉得它就是泥土史诗贯穿古今的脉络、生命的源泉。当我把买来的苏丹草籽一把一把洒在挖好的泥土里,我的心里满是欣喜和期待。我相信,我的期待就如在三月的秧田里一把一把均匀播洒谷芽的老农的期待一样。那是绿意盎然的欣喜,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期待。

每一次,当我亲手把鲜嫩多汁的苏丹草放进鱼塘后,我会选择在码头上静静地坐下来。我喜欢看鱼儿从塘的四面八方游过来会餐。我更喜欢看鱼儿们因在水面快速游动而划起的波浪与涌起的浪花。它让我想起了生活中一些出其不意的惊喜细节。我常常出神,出神地看着鱼儿们探出张开的嘴唇,敏捷又准确地咬住食物,然后慢慢下潜。我能收听到从水中传递出来的鱼儿们愉悦的咀嚼声。我甚至也会拿一片草叶放到嘴里,然后觉得自己已幻化成一条鱼,兴奋地加入它们盛宴的行列。

我经常陪母亲侍弄菜园。那些黄瓜、冬瓜、南瓜、白菜、包菜、菠菜……简直就是菜园捧出的艺术品,大自然的精灵。那些红的、白的、黄的……那些妖艳的、素雅的、浓丽的花,都是精灵们送给蓝天白云、泥土河流的风情各异的情书。我渴望加入他们生机勃勃的王国,学会它们的文字、语法、修辞、行文方法,然后用他们的语言去诠释生命的多姿。我会用小枝条小心翼翼地爬在艺术品上莽撞且不懂风月的毛毛虫、黑蚂蚁等一一请走。

工作之余,我也会在田野上漫步。我会拍拍正值豆蔻年华的禾苗的额头,然后惊喜地祝贺:你又长高了!我会与挂果的桑椹、山枣、枇杷、桔树们一一热切地打招呼。然后细心地叮嘱:给我留一份哦,待到你们红紫烂漫时,我会来讨要的啊!“行到水穷处,坐着云起时。”王维诗中的田园意境让我羡慕嫉妒恨!我栖身的山村是连绵的丘陵,没有诗意的小河。梦幻般的云彩也不常见。但我会沿着田野中淌着水的沟渠徐行。有时也会笑呵呵地接受一块石头的邀请,坐下来。我会坐下来,吹吹山风,听听房前屋后的鸡、鸭和狗叫的声音,看看远处小山包上树木蓬勃展绿,再把山脚下牛儿默默吃草的画面记在心里。走着走着,看着看着,脚步便渐渐轻盈起来,心事便渐渐明朗起来,心中填装的是满满的欢喜。

有缤纷飘落的油

菜花瓣把我从遐想中唤回。这些飘舞的金色的花瓣啊,是油菜花奉献给大地母亲的深情赞歌。这些飘落的金色花瓣,也是时间流逝的本身。我已在油菜花墨绿的叶片上隐隐约约看到了枯萎的金色正沿着它们身上的经脉在蔓延。马上,这些叶片就要变成季节的金手掌,去捧起青青如碧的硕果。然后,所有的肉体在田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农户的油缸里装满了澄黄、醇香、美味的菜籽油。

我该怎样来读懂眼前金光闪闪的油菜花呢?我觉得油菜花就是红尘中恬淡的释然的雅士,也是个随缘自适、面向内心和自我的人。你们可以在秋季的金光大道上收获人生的累累硕果,但我也可以在早春的冷风苦雨中春风得意。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活,就要活出个酣畅淋漓;开,就要开出个绚丽极致;得,就要得个圆润丰满。

我想起兰德的诗:“我与谁都不争,我与谁争都不屑。”我觉得兰德的诗句最能诠释油菜花的生命。油菜花开的时候,正是冷风苦雨乍暖还寒的早春。山坡地头的嫩绿还在枯枝败叶泪流满面的哀叹中迟疑,枝条上的芽苞正在缩头缩脑地窥视,桃花梨花杏花等躲在温暖的被窝里打着哈欠。可这个时候,油菜花已经造出了绿的海洋,涌动着金光闪闪的波浪。油菜花的不争,即是不屑,也是不愿。这样想来,又觉得油菜花的志趣比兰德诗中的品性高出许多。

感谢油菜花,让我在旅途上因不停跋涉而日益疲惫的双腿找到了可以诗意停留的理由;感谢油菜花,让我迷惘的双眼在错综复杂风云诡谲的俗世雨雾中觅到了可以解脱的方向;感谢油菜花,让已过而立之年时时内疚人生蹉跎、过着山居生活的我读懂了自己。我恍然大悟:山川河流蓝天白云是上天馈赠与我的天然居所,星星树木田园池塘是上天赐与我的天然家当,绿枝鲜花黄叶白雪是上天慰我的天然饰画,甲虫蝴蝶蝻蚱知了是上天派来探访我的小天使……

我也要过上油菜花那样的生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要让我的山居生活淋漓尽致、绚丽极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我更要让山居的我像油菜花那样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生命中的圆润丰满,诗意盎然。

忙时田园曲,闲暇笔耕花。自此,我决定:与世事和解,和油菜花拥抱。

# 生长

王云香

春光已经降临,此时,却找不到一颗闲着的心。踮踮脚下的泥土,它都一脸愠怒:别惊扰我孕育的生命!

整个世界都在忙碌。白天拉长身子欲抢占黑夜,阳光翻越南坡跳到北坡,万物生长开启一场盛势。如果我是那片干瘪的浮苔,当下之急就是沉入泥土与根缠绕。

没有生命想过过春季。鸦默雀静的冬后迎来声势浩大的苏醒,生长的力量胀破衣裳,以仰望的姿势采摘光芒。如果不愿醒来,那就意味着永远的死亡。

自然的枯荣更迭,醒来的万物浸透着渴望。别惊喜生长出的一颗乳牙,别叹息生长出的一根白发,请你做好与冬的告别,随着节气有层次地生长。

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暖流。在擦身的刹那,我看到它湿漉漉的面容。它送给我们鲜嫩多汁的蔬果,送给我们肥硕奶丰的牛羊,送给帮助我们生长的物质,它来得如此及时。

肩负使命的文字叙说古今,方方正正巍峨如山。它打破时令的束缚,捍卫我们朝气蓬勃的灵魂生长。

人和自然永无止境地生长,不负韶华,不负春光。

# 青山老

钟云省

一晃就是二十多年。那天,我独自去小时候天天砍柴放牛的山里走走,好想和那山那水那石头那树叙叙旧儿。

以前的山上,除了拉拉稀稀的杉树、松树和油茶树外,很难见到其它的灌木。那时候,天天喊封山育林,可林却育不起来。那时候的山路虽然坎坷,但桥归桥,路归路,山路还是名正言顺的路。我们天天进山里放牛、砍柴,从不觉得山路难走。

那时候,山是我最好的伙伴。

正是正午时分,当我一踏入进山的路,就有点迷惑了。曾经熟悉的路,却找不到了。脚下是一层厚厚的落叶,也不知堆了多久了。一踏下去,软绵绵的。头顶被密密麻麻的灌木完全给吞没了,根本看不到天空和太阳,人在里面行走,仿佛进入洞穴一般。

越深入,越阴森。走着,走着,路就无缘无故地消失了。一边走,人要不地躲避荆棘和树枝的纠缠。正在提心吊胆之际,一条黑色的大蛇横在我面前,吓得我魂飞魄散。幸好我走得慢,否则早一脚踏上去了,后果不堪设想!

那蛇也知趣,看到我的出现,一下子就钻进了密林深处。我马上就地取材,从旁边找了一根木棍在手,以备不时之需。

就这样提心吊胆地凭着顽固的记忆,我终于向前行进了千米左右,找到我以前和伙伴们放牛和砍柴经常歇息的地方。这是一块有一百来平方米的石块群,它的下面是一口清澈见底的水塘。

那时候,这个石块群被牛和人的脚磨得光溜溜的,我们常常坐在石块上说故事,玩扑克。热天的时候,大家将牛放到水塘的尾巴头,让它们自己吃草。男孩子就钻到水塘里游泳,女孩子就躲到附近的阴凉处抛石子,那是一种锻炼手指的游戏。有时候,水牛热得受不住,突然草也不吃了,向水塘里游来。顽皮的小伙伴就索性爬到牛背上去。

有时候,男孩子们在水里游泳,游着游着就说到女孩子身上去了。其中一个开玩笑说:那个穿红衣服的妹妹嫁给我做老婆算了。

穿红衣服的女孩子也不甘示弱:“得你做娘!”

“我父亲都这么大了年纪了,你也愿意?”

穿红衣服的女孩就拿石子砸他,突然一下,一大群家伙都钻进水底去了。

到了冬天,天气变冷。大家就到松树底下去扒落叶,点燃烤火。山谷里那时还种了红薯,大家就去扒几只红薯到火下面烤着吃。那样的红薯吃起来又甜又香。

可是现在,我来到石块群上时,水塘周围已经被密密麻麻的灌木挤满,就连石头上也长出了几棵不小的杂树。二十多年的功夫,不但路老、树老,连石头也老了啊!

柴老树老山老,顺其自然,让树回归树,让山回归山。这才是山的本来面目。

虽然,我还只走了一半,但我不敢再向里面行进,只有打退堂鼓了。因为我听说,现在的山里已经出现野猪了。如果我真的和一只野猪狭路相逢,怎么办?这本来就是它们的地盘啊。

